

西瑶长鼓

石光明



瑶族长鼓舞。

通讯员 摄

苍山如海。车在山路行驶，犹如船行在波谷浪尖。行走山中，峰高坡陡，树密花稀，绿色扑面而来，云气飘逸而去。

这座山叫西山，在湘南临武。虽与骑田岭山脉的东山相邻相望，西山却属九嶷山一脉，乃萌渚岭支系，还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两江源头。

西山很多地方都有，最著名的是北京西山。杨朔的《香山红叶》把西山贴上了红叶的标签，让人一谈起西山，便是对满山红叶的期盼。这次去临武西山，心想，初夏时节红叶是断不会有的，心里难免惆怅。

红叶无缘看到，我却见到了梦寐以求的瑶族长鼓舞。

在森林覆盖率近百分之六十的湖南，西山森林公园并不最出色，却是最具特色的一个，因为这里有临武县唯一的少数民族乡，也是湖南最早设立的瑶族乡，今年恰好是设乡70周年。西山瑶族乡，当地人习惯称作“西瑶”。

西山深处，山势平缓了，目的地桃源坪就坐落在这片高山台地。这是一个典型的南岭山区瑶乡传统村落，青山环绕，溪水潺潺，土墙木构房屋依山就势，错落有致。

村中一棵高大的古树吸引了我们。树干笔直，树影婆娑，绿枝团簇。“这是红豆杉，桃源坪的镇寨之宝。”森林公园管理处的小邓告诉我们，顿了顿，“红豆杉是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树种，我们又叫它植物大熊猫。”据说，红豆杉对生长环境非常挑剔，很难存活。西山的高海拔气候生态环境，恰恰适宜它生长，现在村里已成片繁育红豆杉幼苗，准备大面积栽种。

仰慕了红豆杉，又参观瑶家米酒坊。小邓

故作神秘，说道：“西山米酒是临武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临武人走亲访友送礼佳品，人们誉之湘南贡酒。”进门一看，高高的蒸锅冒着热气，正在蒸米。一位劳作的瑶家女子笑吟吟地说：“西山米酒就是用自种自吃的粳米酿的。”原来除了富含有益微量元素的水质，这便是西山米酒的独特之处。她掀开一口大缸的木盖让我们看，“这缸酒已发酵两天，快成了。”只见缸内中间塌陷，泛出淡黄酒液，一股香甜味飘逸而出，让人微醺。

转过几个屋场，来到一户人家，屋前空坪

摆了一张方桌，几米开外是一排条凳，心里暗忖，主人会用什么招待客人？小邓招呼大家坐下，“好戏就要开场了。”几个身着瑶族服饰的汉子从屋里走出，二位盛装女子手持造型精致的长鼓，登上方桌，四位汉子各持打击乐器，站立一旁。锣鼓声起，女子随鼓点节奏而舞，一会高桩（半蹲），一会矮桩（全蹲），一会屈膝，一会拧身，走角换位，贴身而过，轻缓紧凑，活泼持重。这是瑶族长鼓舞中最富特色的“桌上长鼓”，又叫“高台长鼓”。

作家写开福

开福无处不书香

龙跃

长沙市开福区里一条南北贯通的铁路，把麻园岭分成了上下两条小巷，小巷里的德园包子铺见证着长沙的变化。八仙桌木条凳，不分城里人和乡下人自由围坐，竹篾蒸笼里的包子，上桌谁点的谁吃。老长沙人不着急吃，背对着里面喊：“妹陀，茶。”陶瓷缸子泡一杯廉价的粗茶一直喝到下午换场。

德园包子和陶瓷缸子粗茶刘德明都吃过喝过，他成了刘大爷的时候，店里的餐桌变成了牌桌，这便成了休闲的老长沙人的精神家园，一时间，老城区的街巷里多出了不少麻将馆。为引导市民文明健康休闲，大妈们跳起了广场舞，增设了健身书，还在全区设立了近二十家小区共享书吧，人们娱乐休闲有了多重选项。

读书可以陶冶人的思想，幸福的境界不一样。城市的现代文明，对刘大爷们“自摸”的快乐冲击不小，麻将对人的吸引力远不如从前，最近接连几天没看见刘大爷来麻将馆，有人关心起他的行踪来。打电话不接就找到他家里去，刘大爷的老伴告诉他们，到盛世路社区居家养老中心去找，果真他来这里书吧看书，有了些时日了，书吧管理员说他要找自己喜欢看的书，这几天和书友友们一起到别的小区书吧里去了。吴满爹是刘大爷牌友中年龄最小的，老家益阳，书吧管理员说话间，他在书架上找到一本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这是写他家乡的书，吴满爹正读入了迷。有人吹喝一起去别的地方，吴满爹说：“我看这本书，不走了。”

多年的牌友四散在书吧里，迷恋起读书来，不把刘大爷找来，牌友要解散了，赵老头固执牌桌或茶桌的使命，牌友的解散让他有种莫名的失落感。他们是在洪雅社区恒大雅苑楼道间小区共享书吧找到刘大爷的，这里的书吧是利用楼栋的闲置空房改造而成，社区丁副书记正在和志愿者辅导小朋友阅读，原来刘大爷接孙子放学后把孙子带到这里，做作业有志愿者辅导，小朋友喜欢的书应有尽有，志愿者们募捐来的几千册书，分门别类一架架摆放着，书桌上有小巧的绿植，静静陪伴着看书的家长和孩子，空气里弥漫着书香和翻动书页声，有舍不得离开的小朋友央求道：“看完这几页再走。”

难怪刘大爷移情别恋在书吧里了，他熟悉了开福区里所有的小区共享书吧，第二天上午马栏山社区学院共享书吧，有专业人员开展邻里相处、婆媳关系的法律知识讲座，刘大爷邀他的牌友们都来，有人响应道：“我开车去，可以顺带三个”。

开福区风一路，雨一路，文化相伴一路成长，在餐桌上寻找生活的温饱，在牌桌上满足过虚无的快乐，如今在开福区小区共享书吧的书桌上，市民们正在进行情操的陶冶、思想的修养，提升着内涵丰富的城市品位。



湘西南的山镇，但凡有点年月的，大都依山临水，但也有例外，像黄亭市镇，就坐落在赧水河边几公里远的山槽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在邵阳县地方志办协助工作，自然是先翻阅黄亭市镇的史志，山镇虽有历史，山清水秀，却无大贵之人，亦无大富之家。掩卷良久，心中不免怅然。

我父亲今年九十多了，二十年来一直住在市区大弟家里。他记忆尤其好，我每次回家看他，话题总绕不开山镇那弯弯曲曲的石板街。

我们家住在上街，两栋楼房。前面是店铺，后面是住房。那时家境还算殷实，门口挂着“玉兴顺”招牌。老公公管家，他个子高大，性情温和，但不失严厉。货架上面的墙上贴着他书写的八个毛笔字：买卖公平，童叟无欺。

我提前退休后，一直和大、中学校的中青年教师与学生相伴相学，他们的朝气蓬勃滋养了我年轻的心态。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加入老年人群体，那会加速衰老，因为他们挂在嘴边的只有两个字：病和死。”

未曾料及，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进入了一个老年人的群体，遭遇了一次沉重的打脸式的教训。

端午节，细雨蒙蒙。我在株洲火车站登上由广州启程的新疆18天旅游专列。这时方知，这个专列的全称是“和谐号夕阳红文明旅游专列”，即是说，这是一趟退休老人的旅游专列，我心里有些不爽，责怪旅行社事先没有表述明白。

这趟旅游专列载乘800多名游客，划为12个团，分别来源于广东、湖南、贵州、重庆，以湖南人占比最大。800多名游客中，退休人员占比90%以上，70岁以上的老人占比50%以上。他们退休前，绝大部分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工作。

与我预判的完全相反，这些老人在车厢内从来不谈“病”和“死”，谈的是俄乌冲突、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冲突、新疆的美景、陪伴孙辈的乐趣……或是对着手机学唱歌曲，或

那弯弯曲曲的石板街

禹坤吾

我从小就在石板街上走上走下，直到二十多岁离开。在我的印象中，上街的石板是白色的，下街的石板是青色的。几个老人告诉我：上街的石板是吴姓人铺的，下街石板是邓姓人铺的；吴邓二姓是本地人，用不同颜色的石板来界定自己的势力范围。

1948年农历十月十八，我爷爷去世。爷爷是独子，得的病，拖了五六年。爷爷出葬那天，父亲说天气蛮好，太阳又红又大。7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一个少年背着包袱走在寒冷昏暗的石板街上。他是我父亲，他已辍学，去赧水河边的码头搭夜班船，到洞口投奔舅亲，进店铺做学徒。

几年之后，山镇私营工商业在载歌载舞中实现了集体化。我们家“玉兴顺”的招牌也摘了下来，父亲成了供销社系统的一名职工。

1957年父母结婚。一天傍晚，父亲把母亲叫到卧室，把门关上，说：我和街上几个同龄人要去新疆，今晚就走。到那边可以当兵，可以招工招干，到那边安顿好了，就来接你。父亲拿了件换洗衣服，悄悄溜出大门。第二天晌午，听话的母亲才把这个消息告诉家里人。家里瞬间乱作一团。正在这时，像做梦一样，父亲回来了！在房里，父亲跟母亲讲悄悄话：快天亮的时候，走到塘渡口一座烂亭子，刚坐下眯一下，只见一个白胡子老人走了过来，伸手就是一耳光，喝道：你家上有老、下有少，还不快回去！父亲睁开眼，见是个爹，立即起身往回走。

“文革”时期，父亲在饭店上班。饭店职工八成是老人和妇女，父亲是主要劳动力，兼做蒸饭、炒菜。父亲每月都要到不塘杨家、禾塘周家煤矿去挑煤，两个大箩筐，一担足有两百多斤，来回七八里山路。

批林批孔后期，父亲被调到豆腐店。豆腐店凌晨四点要开工，天放亮，豆腐要摆在店门口的案板上。那时母亲已从磷肥厂喂料工转到机械厂当炊事员。她每天先陪父亲到店里磨豆腐，第一磨豆腐出来后，母亲解下胸前的围巾布，挑起大木桶，去太平井担水回机械厂做早饭。父亲稍做休息后，便要到屋后的山边去挖黄泥，踩黄泥，用木盒做砖坯。砖坯一层层码好晾干后，再放置土窑里烧成红砖。那时我家房屋年久失修，前栋临街的墙面已用一根杉木打了支撑。为了省钱，父母决定自己烧制红砖、石灰。那几年夏天，父亲的肩膀上、胸脯上被太阳晒得黧黑。

几年后，我们家两栋房屋翻修好了，所用的红砖、石灰都是父亲一手做出来的，没有花一分钱。

母亲去世八年了。现在黄亭市镇像父亲一样高寿的人不多。但是从这条石板街上走出去的人真不少，这些人中还是没有一个大富之家，也没有一个中富之家。父亲说：做好自己手头上的事，不要争着去当官，不要抢着去发财，山镇的人，善良、正直、勤奋最重要。

是打扑克麻将。

在旅游景区，他们的活力更让人刮目相看。我们这次全疆游，从哈密市起步，行程数千里。因为景区路途遥远，有时凌晨4点多钟起床，晚上11点多钟才能睡觉，每天坐汽车5至7小时，但这些老人从不迟到早退，也从不言疲。

6月13日，天气炎热，我们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沙漠中的塔塔秘境从事骑骆驼和驾驶吉普车飞越悬崖项目，这些老人都踊跃参加，事后纷纷说：“好玩！刺激！”这个驾驶吉普车项目，要从几米高的悬崖上落下，坐在车里的人都要被弹起来。其中一位怀化市沅陵县一中的曾姓退休老师事后排尿，发现两颗绿豆大的黑肉从尿道中排出，吓了一跳，咨询医生，方知是尿道结石给吉普车抖掉了，从此消除了结石肆虐时的剧痛。

感受“夕阳红”

龙泽巨

6月3日晚上在吐鲁番市一家葡萄园举行的维吾尔族水果宴上，全体老人的热情和风采来了一次暴风骤雨般的展示。硕大的宴会厅容纳了我们这趟专列的全部游客，大家一边品尝水果和饭菜，一边欣赏舞台上的歌舞表演。表演者都是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女。当进入互动环节，几十个老年男女应邀奔向舞台，和演员们手牵手劲爆起舞。

在火车车厢里，我采访了部分老年人，得悉：他们每年都会出省旅游，计划游遍全国的景区景点。老人们谈起自己的退休生活，都不约而同地感慨：“活在了一个好时代，身体健康，吃穿不愁，时间多，不出来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消费消费，对不起国家。”

进入这个老年人的群体，他们活力四射的身板、昼夜挂在脸上的笑容、感恩党和祖国的情怀，深深地感染了我，也教育了我。

多年的文学创作，让邓建华的写作日渐清朗、明晰、稳健，其专业性与纯粹性，也证实了他笔力的纯熟。与此同时，他人生的步伐也愈发坚定从容。这样的沉稳气度、坚定从容，不仅是岁月的沉淀所致，更是作者在经年的宽泛的听、说、读、写、思中，打开了感官接收器的各种通道。

写作的本质，既是手艺，更是修行。邓建华对文学的执着，不是挂在嘴边的宣言，而是融进日子里的惯性。当下，他正全身心地沉浸于长篇小说《当然》的创作之中，而即将出版的《花鼓》《满山麻雀》，更是令人期待。邓建华对待文字的敬畏感，从其作品中便可深悉。哪怕一个标点的使用，都透露着不敷衍的态度。他的文字确实带着良心。不玩花哨技巧，不堆华丽辞藻，就像望城的土菜，清清爽爽，却有滋有味。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邓建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作家写作家

于我而言，邓建华是文学前辈。自七年前在一个文学讲座中认识他开始，与他的微信聊天记录，从没舍得删。

原因有二。一是，他的话，往往金句频出，一个日常事物便可扯出人生至理，读罢，犹如醍醐灌顶；二是，因他视力欠佳，常将新鲜出炉的手稿，以图片形式发我，央我帮忙打字。如此，我便能第一时间了解他创作的原始肌理，感受他写作的真实节奏，学习他锤炼文字的隐秘逻辑。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耕耘里，邓建华写得最多的，是高纯度、高浓度的乡间叙事。“黑狗坡”系列家喻户晓，长篇小说《床前明月》《乡村候鸟》等，名噪一时。故园情结，与他的文字紧密捆绑，这些真挚的情感，都被镌刻在了邓建华的诗歌、散文、小说等多体裁作品中；以至于，我无法用某种文体去界定他的作家身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貌似这种单一的标识，已不能体现他轻松驾驭各类文体的能力。

读他的文字，很难找到雷同于他人的语言范式，却也对应了多年来，他一直孜孜矻矻践行的文学初心——“顺着文字的阡陌还乡。”

我纳闷，围绕巴掌大的望城，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语言可以呈现？他没有正面回复我，而是以其不间断发表文章的实践告诉我，故园这本大书，是读不完，也写不完。他的脚步，就在这样一个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地方反复游历，去听新老媳妇们如何闲聊，去看太阳下长发般的咸菜如何飘香，去听院落树上的鸟儿如何鸣唱，去看田埂上的油菜花如何盛放。在他眼里，时、事、人、物、景、情皆可落笔。

美丽屋场、乡村生态、新农村建设、父辈的隐忍与坚守、邻里街坊嬉笑怒骂间温情互动的题材，这些街坊乡音乡味乡韵，从来都在生长，像院角的老藤，攀着记忆的墙，年年抽出新的卷须。他的笔触仿佛灌注了强大的力量，为历史的传承的血脉、为创新的包容的胸怀，勾勒出成章。

值得关注的是，他近年频频见诸《中国作家》《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刊的作品，不仅是他设计故事的主体、铺架情节的线条，令人耳目一新，每篇作品的标题，亦值得玩味。“一窝鸟儿一窝亲”“两颗白的一颗黑的”“牛背上的少年”……这些苦心孤诣的冠名，正如他本人所言，是一只只牵着读者去游走文学大观园的手。

多年的文学创作，让邓建华的写作日渐清朗、明晰、稳健，其专业性与纯粹性，也证实了他笔力的纯熟。与此同时，他人生的步伐也愈发坚定从容。这样的沉稳气度、坚定从容，不仅是岁月的沉淀所致，更是作者在经年的宽泛的听、说、读、写、思中，打开了感官接收器的各种通道。

写作的本质，既是手艺，更是修行。邓建华对文学的执着，不是挂在嘴边的宣言，而是融进日子里的惯性。当下，他正全身心地沉浸于长篇小说《当然》的创作之中，而即将出版的《花鼓》《满山麻雀》，更是令人期待。邓建华对待文字的敬畏感，从其作品中便可深悉。哪怕一个标点的使用，都透露着不敷衍的态度。他的文字确实带着良心。不玩花哨技巧，不堆华丽辞藻，就像望城的土菜，清清爽爽，却有滋有味。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邓建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于我而言，邓建华是文学前辈。自七年前在一个文学讲座中认识他开始，与他的微信聊天记录，从没舍得删。

原因有二。一是，他的话，往往金句频出，一个日常事物便可扯出人生至理，读罢，犹如醍醐灌顶；二是，因他视力欠佳，常将新鲜出炉的手稿，以图片形式发我，央我帮忙打字。如此，我便能第一时间了解他创作的原始肌理，感受他写作的真实节奏，学习他锤炼文字的隐秘逻辑。

在长达四十余年的文学耕耘里，邓建华写得最多的，是高纯度、高浓度的乡间叙事。“黑狗坡”系列家喻户晓，长篇小说《床前明月》《乡村候鸟》等，名噪一时。故园情结，与他的文字紧密捆绑，这些真挚的情感，都被镌刻在了邓建华的诗歌、散文、小说等多体裁作品中；以至于，我无法用某种文体去界定他的作家身份。诗人？小说家？散文家？貌似这种单一的标识，已不能体现他轻松驾驭各类文体的能力。

读他的文字，很难找到雷同于他人的语言范式，却也对应了多年来，他一直孜孜矻矻践行的文学初心——“顺着文字的阡陌还乡。”

我纳闷，围绕巴掌大的望城，怎么会有如此多的语言可以呈现？他没有正面回复我，而是以其不间断发表文章的实践告诉我，故园这本大书，是读不完，也写不完。他的脚步，就在这样一个熟悉得无法再熟悉的地方反复游历，去听新老媳妇们如何闲聊，去看太阳下长发般的咸菜如何飘香，去听院落树上的鸟儿如何鸣唱，去看田埂上的油菜花如何盛放。在他眼里，时、事、人、物、景、情皆可落笔。

美丽屋场、乡村生态、新农村建设、父辈的隐忍与坚守、邻里街坊嬉笑怒骂间温情互动的题材，这些街坊乡音乡味乡韵，从来都在生长，像院角的老藤，攀着记忆的墙，年年抽出新的卷须。他的笔触仿佛灌注了强大的力量，为历史的传承的血脉、为创新的包容的胸怀，勾勒出成章。

值得关注的是，他近年频频见诸《中国作家》《小说选刊》《散文选刊》等刊的作品，不仅是他设计故事的主体、铺架情节的线条，令人耳目一新，每篇作品的标题，亦值得玩味。“一窝鸟儿一窝亲”“两颗白的一颗黑的”“牛背上的少年”……这些苦心孤诣的冠名，正如他本人所言，是一只只牵着读者去游走文学大观园的手。

多年的文学创作，让邓建华的写作日渐清朗、明晰、稳健，其专业性与纯粹性，也证实了他笔力的纯熟。与此同时，他人生的步伐也愈发坚定从容。这样的沉稳气度、坚定从容，不仅是岁月的沉淀所致，更是作者在经年的宽泛的听、说、读、写、思中，打开了感官接收器的各种通道。

写作的本质，既是手艺，更是修行。邓建华对文学的执着，不是挂在嘴边的宣言，而是融进日子里的惯性。当下，他正全身心地沉浸于长篇小说《当然》的创作之中，而即将出版的《花鼓》《满山麻雀》，更是令人期待。邓建华对待文字的敬畏感，从其作品中便可深悉。哪怕一个标点的使用，都透露着不敷衍的态度。他的文字确实带着良心。不玩花哨技巧，不堆华丽辞藻，就像望城的土菜，清清爽爽，却有滋有味。

（作者系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邓建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邓建华：顺着文字的阡陌还乡

左琦

